

張桂容

評劇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主編

孫 芊 原 著
程 嘉 哲 改 編



北京寶文堂書店

「張桂容」介紹

孫李所著「婦女代表」，自發表、演出以後，受到了讀者和觀眾的重視。本會程嘉哲同志綜合各方面對孫著所提的意見，與原作者進行了反覆的商討，運用民間所熟悉的戲曲形式，再改寫成爲評劇本「張桂容」。

本劇的主人公張桂容，是今天現實社會裏千千萬萬青年婦女中的一個。她是一個普通的妻子，普通的兒媳婦，同時又是一位值得我們向她學習的爲婦女自身解放堅持鬥爭的代表性人物。通過這個戲，我們可以看出今天農村中新舊思想的尖銳鬥爭，可以看出農村翻身婦女的堅強性格。

這是本會向大家介紹的第二個評劇本。這次改編工作，在我們說來，還只是一個嘗試，希望大家多予指正。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

人物

張桂香 二十五歲，村中新選的婦女主任。簡稱桂。

王江 農民，桂容的丈夫，二十七八歲。簡稱王。

王大媽 桂容的婆婆，五十餘歲。簡稱媽。

翠蘭 農村姑娘，十七八歲。簡稱翠。

牛大犍 舊產婆，四十五六歲。簡稱牛。

常玉成 中年農民。簡稱常。

楊同志 區幹部。簡稱楊。

婦女甲 簡稱婦甲。

婦女乙 簡稱婦乙。

某 農民，不出場。

保兒 三四個月的嬰兒，用道具代。

序 幕

時間 一九五二年農曆臘月中旬，某一天的下午。

景 這是一個和暖的冬天，太陽斜晒着村中的小路。

（開幕後，婦女甲、乙同上。）

婦甲 （唱）自從選上了張桂容，

副業組搞得熱烘烘；

編草袋爲的是把公糧送，

起早食黑我也興沖沖。

婦乙 （唱）怕祇怕稻草沒地方弄，

訂下的計劃要落空。

（翠蘭從對面匆匆上。）

翠 （唱）前街後街都沒處弄，

倒叫我心裏難放鬆。

婦甲 （白）呀！翠蘭。

翠 (白) 這麼早，你們就上組裏去？

婦乙 (白) 是呵，咱們訂了公約，就得早到一點。

婦乙 (白) 稻草找着了沒有？

翠 (白) 唔！別提了。

(唱) 爲稻草我剛才到處打聽，

婦甲 (白) 你問過哪幾家？

翠 (唱) 挨着門一家家都問過一聲，

前街問過了趙興盛，

後街問過了俞國清，

問過了老李跟老鄧，

汪家問過了小春生，

都說是燒火沒有剩，

婦乙 (唱) 哪年的稻草留到過冬？

這才是白白地去把釘子碰，

依我看咱們組只好歇一歇工。

翠 (白) 歇工？呃！

婦甲 (白)歇工？

(唱)大夥兒幹得正起勁，

哪能够忽然歇了工？

我勸你心裏頭不要搖動，

影響了運公糧那可不行。

婦乙 (白)我也不是存心洩氣，運公糧誰都知道是重要事，咱們村裏種水稻的就是這幾戶，家

家都把稻草燒掉了，現在要編草袋子反而找不着了，不歇工，你們說怎麼辦？

婦甲 (白)這倒也是實情。

婦乙 (白)我說：咱們今日下午也不用上組裏去了。

羣 (白)那可不能！你們先上組裏去，有多少先編多少，我找桂容嫂子商量商量得說。

婦甲 (白)是啊！咱們的婦女代表是個能幹人，說不定還有個好主意哩！

羣 (白)我這就去，回頭咱們在組裏見吧！

(羣蘭同身下)

婦乙 (唱)沒活幹到組裏有個啥用？

婦甲 (唱)副業組可不能隨便歇工！

婦乙 (唱)巧媳婦沒有米怎把飯弄？

歸甲（唱）且看咱歸女代表張桂容！

（同下）

——幕落

第一場

時間 同前。

景 桂容屋前的院子裏，台後一列土牆圍着三間正房，靠牆有一條窄狹的甬道通後面的廚房。

（開幕時，場上靜悄悄地。）

（牛大嬸蹣手蹣腳從外面進來，帶着氣憤，而又有所顧慮地四面張望，見無人，迅速走到王大媽臥室的窗下，咳嗽兩聲。）

媽（內白）誰呀？

牛（白）老姐姐，是我。

牛（背供唱）張桂容常代表就把親戚壓，

休怪我牛大嬸又來找碴；

她若是不來管我倒也罷，

管到了我頭上我就不依她。

（王大媽從裏屋出來）

媽 (白) 呵！牛大孀，你好久不來串門子了，怎麼不進屋呢？

牛 (白) 姪媳婦在家沒有？

媽 (白) 沒在家，你問他幹嗎？

牛 (白) 你說我還不想來串門子的？可就是躲着你那媳婦啊！

媽 (白) 你躲着她幹嗎？

牛 (白) 噫！老姐姐呀！你還不知道我的事嗎？

(唱) 牛老大殘廢人重活兒担不下，

我家裏兩口兒吃穿不能指望他，

我幹這老娘婆本是不假，

帶着手瞧個病也是尋幾個小錢花。

媽 (白) 這我知道。

牛 (唱) 姪媳婦當了代表說得起話，

指望她在村裏把我提拔，

哪會想她新官上任手段辣，

一脚兒把我踩進泥坑滾處爬。

媽 (白) 到底是怎麼回事？

牛 (唱) 前日裏老子家孩子遭了癡卡，

腫過病我就到鎮上把藥抓，

到手的銀錢誰知變了卦，

沒想到姪媳婦從中把手插。

媽 (白) 她怎麼插一手的？

牛 (唱) 她說是要講科學最好把針打，

死乞白賴硬把我的飯鏟砸。

擋了我的財路還算罷，

她不該扣我的藥包把我的脖子掐！

媽

(白) 我這媳婦呀！真是傻狗不識臭，上頭怎麼說，她就怎麼幹，你別生氣，等她回來，我一定叫她把藥退給你。

牛

(白) 哼！別人當了主任沒有管到我頭上，換了她，指望親戚家有個照顧，哪兒知道反倒跟我過不去了！

媽

(白) 他什麼主任的，代表的，回頭我都叫她給辭了，也省得盡給我在外頭惹事生非的。

牛

(白) 老姐姐呀！

(唱) 咱們姐兒倆說上幾句心裏話：

你家是喜鵲窩裏出了惡老鴰，
姪媳婦當幹部雖說有造化，

就怕你這婆婆不能管她。

媽
(白)我管不了她？

(唱)眼瞞着就到了年根兒底下，

你別看小桂容她的本領大，

我兒子王江快回到家，

對丈夫可不敢舞爪張牙。

牛
(唱)大姪兒好樣的真有辦法，

媽
(唱)不是個窩囊廢當得了家。

牛
(白)那邊誰來了？可是翠蘭？咱們屋裏去說吧。

媽
(白)你看，我只顧跟你說話，倒忘了請你進去坐啦。

(王大媽、牛大嬸同進屋內。)

(翠蘭嚶嚶跑上。)

翠
(白)桂容嫂子！桂容嫂子！桂——

(王大媽急忙從屋裏出來。)

媽 (白)別嚷，別嚷，保兒剛睡着，我好不容易清靜一會兒。

翠 (白)大媽，您好？

媽 (白)好！(很冷淡地)

翠 (白)桂容嫂子呢？

媽 (白)挑水去了，你找她做啥？

翠 (白)我告訴她，村子裏我都跑過了，稻草沒處找。

媽 (白)沒處找就拉倒，看你忙得這樣子！

翠 (白)大媽呀！

(唱)眼看着今兒個稻草沒辦法，

副業組快歇工把人急殺！

媽 (白)歇了工就得了，誰還老編那草袋子？

翠 (唱)桂容嫂跟咱們訂了計劃，

搞生產搞互助屈指數着她。

媽 (唱)張桂容成了匹沒轡的馬，

從早到晚沒見她閒在家，

男不男女不女瘋瘋傻傻，

爲什麼你們都要相信她？

翠 (唱) 大媽您不要把開心掛，

桂容嫂領導我們哪個不誇？

論生產搞副業數她成績大，

論學習她帶頭也把尖兒拔。

媽 (唱) 你是個大閩女不久要出嫁，

不繡花不繡朵忙忙碌碌爲什麼？

冬寒臘月就該在家裏織下，

又何苦白操心到處瞎抓？

翠 (唱) 大媽說的是哪門子話？

搞副業勤增產也是愛國家。

媽 (唱) 好言好語你就聽不下，

(白) 好！你們願意，你們就去張羅吧！

(唱) 看哪個有稻草給你們白糟塌？

翠 (白) 誰也不想白使，我們是花錢勻。

媽 (白) 勻？一把你們打算花多少錢哪？

翠（白）八百。

媽（背供）一八得八，六八四十八……價錢倒不賴，可是不能成全了她們，也讓桂客那娘兒們少個地方野去吧。

翠（背供）她算計什麼？難道說她有？……不能吧，要是她家裏有，桂客嫂子哪有個不跟我們說的呢？

桂（內唱）冬臘月晌晴天風也不大，

這樣的好時光不要糟塌；

遠望着日頭晒到了屋簷下，

張桂客担了水急忙回家。

翠（白）呵！桂客嫂子！

（張桂客挑水上）

桂（白）你來了！

翠（白）我正找你哩！

桂（白）我去倒了水就來。

翠（白）我幫你倒吧！

（桂客、翠蘭自甬道下。）

媽（白）好！你去找她，看她能當得了我的家！

（牛大端從屋裏悄悄出來。）

媽（白）你……

牛（做手式，低聲白）老姐姐，我走了。

媽（白）你不是討藥嗎？桂容回來了。

牛（白）你替我要下來，放在你手裏，等她下午到組裏去了我再來取。

媽（白）也好。

（牛大端下，王大媽入內。）

（桂容、翠蘭自甬道上。）

翠（白）你看，這怎麼辦？

桂（白）你不用急，還有個希望。

翠（白）什麼希望？

桂（白）我另外托常玉成到縣裏農場裏去買了，那兒一定有。

翠（白）那就好。

桂（白）看，那不是他來了？

（常玉成上）

常（白）張代表，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翠（白）是稻草買來了嗎？

常（白）瞧你就惦記稻草，稻草！告訴你：（笑着，低聲地）王大哥快回了，今天準能到家。

翠（白）哦！

桂（白）常大哥，稻草拉回來沒有？

常（白）你問稻草，可就不順心了。

翠桂（白）爲什麼？

常（白）我今天送草袋子到合作社去，只領來支票，沒領到現款，明天是星期，這要到後天兌了錢才能上農場呢。

翠（白）呀！

（唱）合作社真是不像話，

怎麼不把現款發？

就誤了生產事情大，

完不成任務我要找他。

桂（白）翠蘭，你不要性急，咱們再想想辦法！

常（白）好吧！你們去想辦法，我還得把剩下的一車草袋子拉到合作社去。

（常玉成下）

桂（唱）張桂容低下頭暗自籌劃：

這事兒真叫我兩面受夾，

如果我不能馬上設法，

真弄到歇了工對不起大家。

一來是編草袋任務重大，

怕耽誤送公糧不能拖拉；

二來是副業組訂了計劃，

到那時不兌現影響也不佳。

翠（白）組裏頭大家在等着，有人還鬧着要歇工哩！要想辦法，咱們就快點想吧！

桂（唱）副業組剛成立信心都不大，

團委會還叫我好好愛護它，

咱們要一步步實行集體化，

生產合作各地茶下根子正萌芽，

只許搞好不許我把它搞垮，